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錄輯要卷二一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燧

謄錄監生臣蕭文鉦

子部一

思辨録輯要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思辨録輯要三十五卷

國朝陸世儀撰世儀字桴亭太倉人是書乃劄記師友問答及平生聞見而成儀封張伯行爲汰其繁冗分類編次故題曰輯要明非世儀之完本也凡分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

誠正修齊治平天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子史籍十四門世儀之學主於敦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主於施行實政不空為心性之功於近代講學諸家最為篤實故其言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之間書院徧天下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又曰今所當學

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内聖外王之學徒髙談性命無補於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其言皆深切著明足砭虚憍之病雖其中如修齊類中必欲行區田治平類中必欲行井田封建不免有迂闊之失而大端切於日用不失為有裨之言惟伯行意主貪多往往椿梏勿翦甚至如頭容直一條王周臣書

屋警語一條之類前後重出亦失於刊除倘擷採英華汰其枝蔓則彌為精善矣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思辨録輯要序

余既編輯濂洛關閩之書以示學者而於古今著述家有一言之幾於道者皆欲表而出之以為羽翼爰得桴亭陸子思辨録一編愛翫不釋手乃重訂以行於世而為之序曰内聖外王之道燦著於六經折衷於四子而發揮闡繹於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後之著書立説者非淺陋卑近則淪於空虛入於邪異師心自用畔道離經謂之不知而作可也故

有志聖賢之學者惟取六經四子與夫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虛心學問俛焉日有孳孳而著書立說不惟不可亦不必也雖然中庸言博學審問而即繼以慎思明辨者盖思之欲其慎然後體之於身者精切而不浮辨之欲其明然後措之於事者詳密而不紊斯能收學問之功以為篤行之地此陸子思辨録之所為作也陸子隱居講學無當世之責任而内聖外王之道存之不忘於心談之不離於口其所思辨者不外於六經四子

周程張朱之旨而補苴張皇不遺餘力時可以佐佑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旨之所未及筆之於書其思精切而不浮也其辨詳密而不紊也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書譬則神農本草黄帝内經長沙河間東垣丹溪諸大家之與博精深也得陸子為之别其温凉升降之品指其臓腑經絡之微釋其處方用藥君臣佐使之宜而又自出妙心慧眼審運氣之不齊酌方土之各異務使用之者可以砭膏肓而起痿廢則陸子之為人心世道計

者至深遠矣豈與夫師心自用畔道離經漫欲著書立說者比哉或以陸子為朱子後一人則余不敢知然其於内聖外王之道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書思之辨之既已有素不可謂非正學之干城也且既以思辨名書則即以陸子一人之思辨發天下後世學者之思辨亦何不可之有故序而刻之

康熙四十八年已丑仲冬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思辨録輯要序

君子著書以傳道道不備而傳書書傳道未傳也夫道何昉乎昰太極之所以生天生地生人物而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育萬物起化於一心者也其原至遠其理至微其體用至正而至大千聖百王傳之孔子孔子備千聖百王之傳後有作者不可及也已然其後賴曾子子思孟子傳之又賴周程張朱四五君子傳之得一傳之之人則聖道明久之而不得一傳之之人則聖道明而

復晦故天下不可無傳人也自朱子迄今五百餘年矣其間非無人但傳之而適以叛之者有之傳道而不能盡道之分量者有之吾謂非明睿之資不足以見遠非廣博之學不足以窮微非有折衷諸子百家之識力不足以崇正而闢邪非有損益唐虞三代之才幹不足以抑小而務大今桴亭先生著述甚富而微言與義尤炳著於思辨録一書有無遠不屆之聰明無微不究之學力又存之極其正推之盡其大直接危微精一之心傳

宏開起奨扶衰之道統其天人性命之際不過諸儒所已言至於純粹透徹使智愚皆暢然各得者非諸儒之所能言也其井田封建等制初非大儒所不能言至於畫一變通使古今皆可確見施行者即大儒鮮有能言之者矣天生桴亭是曾子以下六七子之靈之所憑依以光大吾孔子之傳者也是書行吾知叛道者有所畏而不敢不能盡道者有所企而思奮矣同學弟馬負圖拜叙

思辨録輯要卷一

太倉陸世儀撰

小學類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自是正理然古者人心質樸風俗淳厚孩提至七八歲時知識尚未開今則人心風俗逺不如古人家子弟至五六歲已多知誘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學即使父教師嚴已費一

畨手脚况父兄之教又未必盡如古法乎故愚謂今之教子弟入小學者決當自五六歲始

小學之書文公所集備矣然予以為古人之意小學之設是教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今文公所集多窮理之事則近於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四書五經讀者以為重複且類引多古禮不諧今俗開卷多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所以多廢也愚意小兒五六歲時語音未朗未能便讀長句竊欲彷明道之意採

擇禮經中之曲禮幼儀參以近禮斟酌古今擇其可通行者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為韻語務令易曉名曰節韻幼儀俾之即讀即教如頭容直即教之以端正頭項手容恭即教之以整齊手足合下便教他知行並進似於造就人材之法更為容易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古人教人自幼便教他禮樂所以德性氣質易於成就令人自讀書之外一無所事不知禮樂為何物身子從幼便驕惰壞了愚意自節韻

幼儀外更欲叅酌古今之制輯冠婚祭及鄉飲鄉射諸禮為禮書喪禮不可豫習擬另輯為一卷俾學者居喪時讀之文廟樂舞及宴飲升歌諸儀為樂書俾童子十數歲時仍讀四書兼習書數暇日則序於一處教升歌習禮如古人舞勺舞象之類務使之郁郁彬彬則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或可不勞而致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後知識既開物欲漸染

則多悟性少記性故人凡有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即如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須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誦讀且不能誦讀矣今人村塾中開蒙多教子弟念詩句直是無謂

凡弟子學寫倣書不獨教他字好即可兼識字及記誦之功

先儒教小兒習字先令影寫趙子昂大字千字文稍長

習智永千字文每板影寫十紙既畢後歇讀書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如此一二月乃止必如此方能日後寫多運筆如飛不至走様亦是一法

四明程端禮有家塾分年讀書法教童子讀四書五經先令讀正文既畢然後卻讀註亦可盖弟子讀書大約十歲以前有記性以後漸否若令先讀正文雖子弟至愚未有不於十歲以前完過者此亦讀書之一

法況孟子一書分章甚長今子弟讀孟子連集註讀多不知首尾每每易於漏脱若先讀正文亦可免此病

文公有言古有小學今無小學須以敬字補之此但可為年長學道者言若童子則可由不可知定須教以前法

陽明先生社學法最好欲教童子歌詩習禮以發其志意肅其威儀蓋恐蒙師惟督句讀則學者苦於簡束

而無鼓舞入道之樂也然歌詩則近於鼓舞習禮則便有簡束的意在古人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蓋人當少年時雖有童心然父兄在前終有畏憚故法不妨與之以寛寛者所以誘其入道也年力既壯則智計漸生矣此時而純用誘掖則將有放蕩不制之患故法又當與之以嚴嚴者所以禁其或放也二者因其年力各有妙用故古時成就人多今之社學止以句讀簡束童子固失鼓舞之意矣若誤認

陽明之意純用鼓舞又豈古人之意乎立教者當知所以善其施矣

近日人材之壞皆由子弟早習時文蓋古人之法四十始仕即國初童子試亦必俟二十後方許進學進學者必試經論養之者深故其出之者大也近日人務捷得聰明者讀摘段數葉便可拾青紫其胸中何嘗一毫道理知覺乃欲責其致君澤民故欲人材之端必先令子弟讀書務實昔人之患在樸今人之患在

文文翁治蜀因其樸而教之以文也今日之勢正與文翁相反使民能反一分樸則世界受一分惠而反樸之道當自教子弟始有心世道者慎毋於時文更揚其波哉

教小兒不但是出就外傅謂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每見人家養子當其知識乍開時即戲教以打人罵人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此等氣習沁入心腑人才何緣得成就

家庭之教又必原於朝廷之教朝廷之教以道德則家庭之教亦以道德朝廷之教以名利則家庭之教亦以名利嘗有友人問建文時何多忠義予曰此父兄之教嚴耳友人問何以知之曰以朝廷之教知之葢當時朝廷之教甚嚴其子弟苟或居官而不肖則累及父母累及宗族故孩提之時苟或不肖則其父兄必變色而訓之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累既深所以居官之時雖九死而靡悔也

洒掃應對進退此真弟子事自世俗習於侈靡一切以僕隸當之此理不講久矣然應對進退貧士家猶或有之至於洒掃則貧士家亦絶無之矣偶過友人姚文初家見其門庭蕭然一切洒掃應對進退皆令次公執役猶有古人之風文初現聞先生之後也其高風如此為貧士者可以媿矣

或問六藝童子十五以内恐未必能習曰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文字則與義字有別文是習其事義是詳

其理禮樂雖精微然禮記云十三學樂誦詩又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則知由粗以及精自有因年而進之法射御雖非童子事然北人與南人不同曹丕典論論文自言八歲即學騎射是射御亦非難事也至於書數尤易為力

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興蕭何草律令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

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隷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則知古人皆以字學為小學故人皆識字今俗崇尚制科人務捷得至貴為公卿而目不識古文奇字且并音畫亦多訛謬者少此一段工夫也

人少小時未有不好歌舞者盖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寛者或流於放蕩嚴

者或并過其天機皆不識聖人禮樂之意欲蒙養之端難矣

朱子蒙卦註曰去其外誘全其真純八字最妙童子時惟外誘最壊事如擕𥳑博奕及看搬演故事之類極易使人流蕩忘返善教子者只是形格勢禁不使得親外誘樂記所謂姦聲淫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是也然其要尤在端本清源使父兄不為非禮之戲則子弟自無從得接耳目

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教女子尤為至要蓋子弟失教至長大讀書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罪姑嫜敗壞風俗小則廢壞家事貽譏親黨豈細故哉

教女子只可使之識字不可使之知書義蓋識字則可理家政治貨財代夫之勞若書義則無所用之古今以來女子知書義而又閑禮法如曹大家者有幾不然徒以導淫而已李易安朱淑真使不知書義未必

不為好女子也

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二語真教女子良法必讀內則恠其多載酒漿籩豆之事由今思之知古人良有深意人家兒女教壞多由乳母婢僕此主人主母之所不及覺也故古人於乳母必曰擇於諸母與可者至於婢僕尤當時時切戒

大學類

古者十五入大學自稍有知識合下便教他為聖為賢故後來成就得大人物今則惟讀書取科第矣大字之義不知何居

玩朱註大人之學四字則知若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學不知今之學者肯自居於小人之學否不肯自居於小人之學而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何茫茫也

令人見人講學便指為道學不知人自十五入大學時

已倜倜講道學矣習而不察反以為非笑盡反而自思乎

今之學校即古之大學古者入而後學今者學而後入古者之學主於修己治人今則口耳佔畢而已不知於朝廷何補

今人好學佛學仙而不好學聖人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也未嘗見人立地成佛而欲立地成佛未嘗見人白日升天而欲白日升天明明地放着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而決不肯明德新民止至善此之謂大惑西銘不可不讀不讀西銘不識萬物一體氣象學者心胸終不得開拓有語之以大學之道者乃反以為分外也

陸象山人物甚偉其語録議論甚高氣象甚濶初學者讀之可以開拓心胸

陸象山曰此是大丈夫事么麽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

又曰大世界不享却要占个小蹊徑大人不做却要

為小兒態直是可惜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中須是做得人方不枉讀以上數語皆可令人感發興起志於聖人之道朱子曰人為學當如築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具此胸襟方可與入道令人自待甚薄何與語此

全仁義禮智之德而不能得位行道是為天地負我具耳目聰明之質而不能為聖為賢是為我負天地

此理上際天下際地皆須着人承當非大其心胸堅其

骨力却如何承當得

人處天地之間無不學而成其能者農學為耕工學為藝商賈學為轉移貿易無非學也惟士則學為聖賢所以謂之大學以此思之士而不為大學與農工商賈何以異乎或問不識字人亦可與言大學之道否予曰大在心性不在語言文字今者讀書之人借徑於語言文字所以復其心性也若不識字之人識得自巳心性何不可與言大學之道陸象山有言若我

則不識一字亦須堂堂地還我一個人正是此意

學而開章第一便說一學字在上古說這一個字不難在今日便須要認清這一個字蓋三代以上一道同風學出於一三代以下百家爭鳴學散為百自孔氏沒而或為楊或為墨或為申韓或為黃老馴至後世而為詞章為訓詁為功名為禪玄種種不一而學之一字敗壞分岐極矣且不特異學一途有以壞正學即正學一途又有無限分爭樹幟陽順陰逆為正學

之蠹者學之一字至今日而遂不可復問舉世讀聖賢書不知聖賢之學為何物矣吾黨旣讀聖賢書欲學聖賢之為人豈可不先認清這一個字

莫道做人是一樣看書是一樣作文又是一樣只是一個道理如此做人則人便端正如此看書則書便親切如此作文則文章便有識力有議論都是一貫將去

為學之弊有五端而好異學攻時文者不與焉談經書

則流於傳註鄭玄王弼之類是也尚經濟則趨於權謫管韓申商之類是也看史學則入於泛濫明道譏上蔡為喪志朱子以伯恭為眼粗是也務古學則好為奇博揚子雲玄而無當張茂先華而不實是也攻文辭則溺於詞藻盧駱王楊皆名士畢竟稱為小才韓柳歐蘇為大家亦不免於夾雜是也要之只不知大道不知大道故胸無主宰到處差錯

問如何為道學曰道者天地自然之道學者學其所謂

道也

一部中庸止說得一道字一部大學止說得一學字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也三代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務躬行各敦實行庠序之中誦詩書習禮樂而已未嘗以口舌相角勝也嘉隆之間書院遍天下講學者以多為貴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横議也天下何賴焉

令人未嘗學道使先要立一個腔拍凡一言一動一巾一服必先要求異於人惟恐人不知為學道此皆是名心名心德之賊也道學畏人知固不可必求人知亦不可畏人知者必至半塗而廢必求人知者必至索隱行怪

近世講學多似晉人清談清談甚害事孔門無一語不教人就實處做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又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都是恐人言過其實正嘉之間道學盛行至於隆萬日甚一日天下靡然成風惟以口舌相尚意思索然盡矣此即真能言聖人之言已謂之徒言已謂之清談況於夾襍混亂拾二氏之唾餘乎

道學不可着意着意便是有所為而為予丙子冬間有志斯道時只是發念要做一個人字字句句要依四書做初未嘗知所謂道學一向只是如此使知所謂

道學反多一番着意矣

人謂出家修道愚謂只出家便不是道人苟欲出家必所遭之父母如伋壽申生所值之事變如伯夷叔齊而後可原於天者謂之道修於人者謂之學貫天人而一之方可謂之道學此兩字正未易當乃令人動以相戲何也

道學不可過於畏人知若過於畏人知其流必為鄉愿

盖此事原無不可對人言且士憎多口在孔孟皆不

免吾輩豈可過於求全而自餒其氣耶

學道貴能自任蓋既自任則便有一條擔子輕易脫卸不得若囁嚅進退或有或無吾見其終於叛道也

要實見得道為天地間不可無之道學為天地間不可無之學我為天地間不可少之人然後能擔當自任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無是道則天地且不成天地人於何有念及此則弘道君子豈可不竭力從事乎

道在天地間原不可見惟學道者能見之鳶飛戾天魚

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滿腔中俱是道在
人初生時本自天人合一其歧而二之者氣稟物欲害
之也聖人能贊化育參天地只是全受全歸
天地間只有此個道理人人在內人人要做本無可分
別自宋以來樍為蔡京章惇韓侂胄輩分出個門户
目為道學甚至讀史者亦因而另立道學傳不知自
居何等日用不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道之外無學道學之外無人乃世往往駭且笑不知何

故正昔人所謂少所見多所恠下士聞道大笑之也不必說道學只是做人做得一分是一分做得兩分是兩分做得八九十分是八九十分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欲為人盡人道人只是是與不是兩者而已無不是者聖人也全然不是者盜賊樂戶之屬也其餘俱在是與不是之間人須是做正經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正經為本

怕人說道學只是自已力量小不能有恒若果有恒自能轉世界而不為世界所轉

做道學使垂必入鄉愿做道學退怯必入鄉愿此處直是一間大家須着力主意

人得力多在少年每見人至五六十往往喜談少年得力處又喜讀少時所熟一路書其精神在是故也可知聞道貴早二程十四五時便慨然有學聖人之志故後来所造甚大若晚年聞道而能自棄所習一依

乎正則又豪傑之士不可以一例論矣

人一刻不進學對草木亦皆可愧館中有隙地種蔬不數日已長成矣因感記此

人非至誠安能不息惟好學與無息相近學誠而至於誠者亦惟好學而已

孔子聖人其自言曰我學不厭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顏子大賢孔子稱之不過曰好學後世周程大儒亦不過一好學至於朱子好學尤甚故能集諸儒之大成

其間儘有天資絶人者只不好學學術便頗僻矣乃知傳千聖之正脉者好學而已

聖門自顔子而下好學惟曾子故曾子卒傳道統不好學最壞事狷者便入於俗狂者便入於禪非特粗淺已也

晦菴詩有云書册埋頭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尋春此晦菴著述之暇游衍之詩也凡人讀書用工或考索名物或精究義理至紛賾難通或思路俱絶處且放下

書册至空曠處游衍一游衍忽地思致觸發書然中鮮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窮理妙法又或發憤下帷三冬兩夏滿腹中詩書義理盈溢充足却出来游衍一兩日真覺得水流花放雲行鳥飛滿空中是活潑潑地景象此孟子所謂樂則生矣境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晦菴之詩之意非此即彼盖自道其得意之境不覺詞溢乎情耳後儒不察遂以此意為晦翁晚年亦厭其學問之支離而思為鮮脱真是癡

人前說不得夢試思若不是書册埋頭而終日尋春

却成個甚麼人物

己卯五月初三日夜夢與人晤談言讀書窮理甚費精

神譬如磨刀刀日犀利然銹去而鐵漸減曰然則欲

保養精神將廢學乎曰不然不磨則銹日深刀且斷

爛欲求其減胡可得也

卧病而起靜坐調息見日光斜入帳中如二指許因以

息候之凡再呼吸而日光盡矣因念逝者之速如此

人安可一息不讀書安可一息不進德為之怵然太息

靜坐中意味最長人只忙碌過一生不知掉却多少義理也

學者於靜坐中可識病痛若竟把靜坐作工夫反發病痛減得一分勢利纔進得一分學問進得一分學問便減得一分勢利所謂義利不容並立也

學者要淡得功名須是力學待學得有些滋味自然功

名心漸漸淡却不然無所事事而欲淡其功名不惟不能亦且未是

有言天下方亂恐無暇為學者予曰天下自亂吾心自治人當喪亂之餘自謂無意於世或悲憤無聊無所事事或佯狂放誕適意詩酒俱非中行之道也世界自是太平只賢者無所事事詩酒自適便做就令日許多喪亂是皆不學問之害賢者處此正當刻意自勵窮極學問或切磋朋友或勸勉後學或教誨子弟

使之人人知道理人人知政事一旦天心若回撥亂反正皆出諸胸中素學此便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若賢者人人自廢學問種子斷絶將来喪亂如何底止

學問從致知得者較淺從力行得者較深所謂躬行心得也

古者六藝學者皆當學之今其法不傳吾輩茍欲用心不必泥古須相令時宜及參古遺法酌而行之如五

禮六樂今不可考矣然論其切身可行者禮則如大明集禮文公家禮之類所當究心也樂未便論到精微只彈琴一事雖非古調然亦當稍習時時操之使心氣和平射不必五射只如今人射法務求志正體直足矣五御者古人所以御車今法不傳當習御馬使馳驟便捷亦男子一要事至於書古人亦止辨六書之體而已非若後世所謂羲之獻之之筆法也今人論書動講法帖廢時失事何益於我若真草隸篆

四體亦不可不識斯亦博學之一端也若數學則九章算法令人亦有知之者得其人而從學焉可也要之六藝既非古法亦不必十分究心有虧正業但當時時留心遇可學處便學不至當面放過可也六藝已見

小學類但游藝亦學者終身事兹以其語近大學故附於此

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令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内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此當世

所以来迂拙之誚也

威儀整肅最易使人起敬令禪家叢林所在規矩最肅明道所以有三代威儀之嘆不知此即成均法也國初太學每朔望走班行禮周旋折旋之間即步履毫不敢亂府州縣學凡新附生員俱要攙班行禮令皆廢壞殆盡委諸草莽矣所以每遇謁聖陪祭及迎送官府參差喧雜之態不可勝道令人望而厭惡此非細故也昔張子厚教學者必先習禮深得古人之意

予輩諸同志及門人子弟自丁丑歲始每歲一祭先儒必為歲會少則數人多則數十人預定禮儀或祭以成均之法至期行禮肅若無人觀者無不起敬起慕惜乎時遇尚屯未能充廣也

禮樂不相離樂者所以節禮也故古人行禮必聽樂節升車則聞和鸞行路則聞佩玉又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皆此物此志也如此則禮樂之道思過半矣

琴古音也調非古調矣思賢操之類皆後人妄為也然

聞造絃之家苟且省事即絲法亦遞減則音亦非古音矣觚不觚觚哉觚哉

琴有浙操有吳操浙操有辭吳操無辭今之論琴者皆左浙而右吳以有辭為俗非也古者援琴而歌取瑟而歌古聖賢豈皆俗物耶但今之辭殊非古辭則辭不足取耳至於音調則浙操繁促吳操輕佻俱非大雅之遺音

音律之樂不傳久矣至於琴庶幾猶有知之者然琴家

指法最繁吟猱綽注恐古來未必有許多法語云三日不彈手生荊棘果爾則一藝之難且終身焉又安得工夫讀書應務也愚謂古音必稀古彈必簡古辭必不繁古調必不促如此則琴工之言自不足聽不必屈吾古心勉從今樂也

太常有雅樂部其樂工能為雅奏禮樂志記其搏拊之法雖未必真為上古之遺然猶為近古琴中取聲止用實聲散聲並不用吟綽泛音之類其指法亦去無

名指不用想古法當去此不遠

琴中宫商之理盡於和絃和絃之理既得則遣辭布調直一以貫之耳今之琴工不務盡和絃之理而務盡曲調之巧故琴音益盛而音理益亡朱子與學者論琴欲作二圖一具琴之形體徽絃尺寸散聲之位一附按聲聲律之位一附泛聲聲律之位列於宫調圖前真學琴之綱領

調絃法六絃隅一調之皆應於第十徽獨第三絃應於

第十一徽世莫得其説朱子謂七絃散聲為五絃之正而大絃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故逐絃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為次第其六絃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五與七者商與散小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同會於一徽其言最為明切宋中興禮樂志論又有黄鍾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

絃十一徽應三絃散聲太簇夾鍾並用清商調故於二絃十二徽應四絃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於三絃十一徽應五絃散聲林鍾夷則並用慢宮調故於四絃十一徽應六絃散聲南呂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故於五絃十一徽應七絃散聲以律長短配絃大小各有其序其說亦精因附記於此

朱子曰唐人紀音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下生者隔二絃

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其髙下出於臨時非古法也愚按以管定聲固為古法然必管合黄鍾始得

射者男子之所有事故古者問射而不能則辭以疾以男子無不習射之禮也今直以為鄙事矣何怪乎寇盜猖獗卒無一人為國家分憂也

古者射以觀德是於强有力之中又欲擇其德器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也若尚力而不尚德固非然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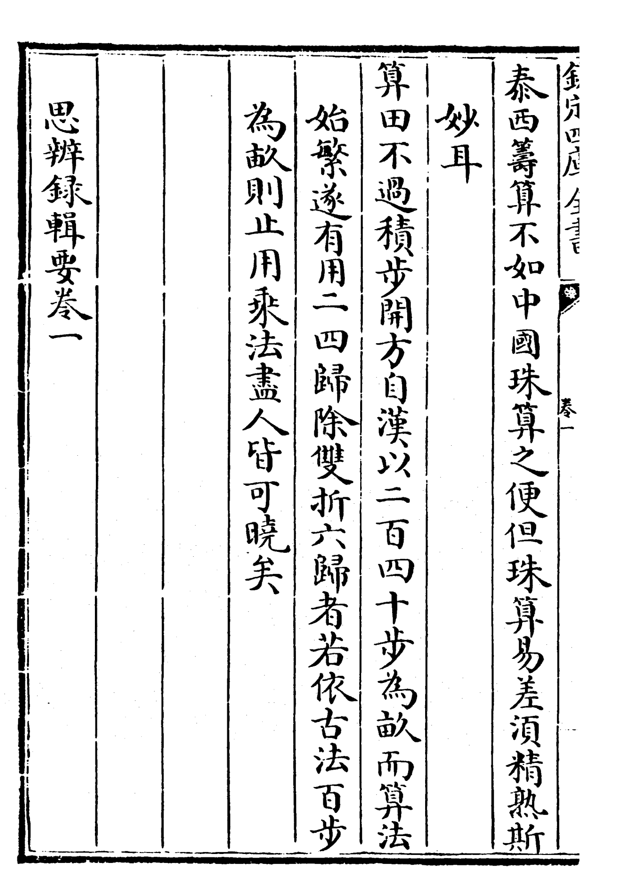
取志正體直而射無濟於實用亦用世者所不取

史稱岳武穆能左右射少時讀之不以為異及長習射乃知步射或可不必兼左右至於騎射則必不可不兼蓋敵自吾右來者非左射不能中之也周世宗與契丹戰趙太祖謂張永德曰公麾下士多能左射者請乘高出為左翼此其証也

古人讀書當先識字自字學不講六書之義舉世茫然竟為絕學夫六書之義雖非身心切要之學然大而

天地細而萬物理無不存要亦儒者格致所不廢也豈可棄置不問吾友王子石隱有說文論正一書多能發前人所未發亦吾黨所當考究

數為六藝之一似緩而實急凡天文律厯水利兵法農田之類皆須用算學者不知算雖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宋崇寧中曾立算學假疑設數為算問是亦一法然至於另設庠序以黄帝為先即迂贅而近於戲矣



泰西籌算不如中國珠算之便但珠算易差須精熟斯妙耳

算田不過積步開方自漢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而算法始繁遂有用二四歸除雙折六歸者若依古法百步為畝則止用乘法盡人皆可曉矣

思辨録輯要卷一

思辨錄輯要卷二

太倉陸世儀撰

立志類

學者欲學聖人須是立志第一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苟志於仁矣孟子曰志氣之帥也二程十四五時便慨然有學聖人之志陸象山亦教學者先辨其志志是入道先鋒先鋒勇後軍方有進步

志氣銳學問方有成功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是說立志能知止然後可用三綱領八條目之功

儀十六歲時先君以書訓之曰汝今年十六當思先聖志學何年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又曰讀書中進士今人之學讀書成聖賢古人之學儀於是始知志之當立然浮沉進退未能自樹至二十七而始知奉此語迄今不自暴棄亦先君之教有以啓之也

人多以銳志功名為有志非也此只是貪慕富貴人若從此處認差便終身不得長進須有箇千乘敝屣三公不易的意思方可與之言志

人有志無志只三五歲時便見得大抵氣禀清剛之人便有志濁者弱者便志氣少是已為氣質拘蔽了也

人志氣少只要能知恥亦好有志近乎狂知恥近乎狷狂便是好仁者狷便是惡不仁者

人少時好仙好佛好俠好勇俱不妨只要得真正明師

訓正便可入道此亦志之一端也若只好富貴貨財其人便不可救藥

有極頑劣人而其人却有志者有極忠厚人而其人却無志者畢竟是有志者可與入道

人不學聖賢即富貴功名受用至老死終不成一箇人物念及此豈可不奮然立志

人不可無志無志即無恥無恥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為古今來大奸大惡極卑極賤之輩皆無志人為之

古今來極奸惡卑賤之人苟目為奸惡卑賤則未有不怒者此一點羞惡之心即志也苟能充之轉眼即是聖賢乃世竟有目為奸惡而喜目為卑賤而甘者亦可哀也

今人謂仕途進取輒曰功名習而不察凡夤緣苟且之事皆不以為恥曰吾為功名耳不知功名二字固有辨矣夫能建功故謂之功能立名故謂之名功名之所以有間於道德者以其志在功名於聖賢大學之

道或有所未明進退出處之故或有所未盡也其視令之所謂功名蓋不啻天壤矣許昌靳裁之言曰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胡氏以為志於富貴者即孔子之所謂鄙夫令之仕途進取其功名乎抑富貴乎如曰功名則吾未見其有所建立也如曰富貴則亦鄙夫而已矣士安可不自知所處

志乎富貴者得富貴則其心欣然而樂失富貴則其心

戚然而憂志乎功名者亦然得之則手舞足蹈一失則嗒然若喪矣惟志乎道德者不然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盖無入不自得其所處非與人異也然而所以處之者則有間矣此無他内重則外輕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是一箇志故曰有志者事竟成令人不能立志非自暴即自棄也如何成得箇人物

人不學道都是怕道理拘束甚有反咻學道之人以為徒自苦者此未知學道之樂也然非從斯道中實下

一番苦功亦不知此道之樂

只一晏安便終身不得成箇人品此優柔之失也須以

剛字克之

有友人共論考德課業曰某雖無善然亦無惡似不必

屑屑記録予曰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人若

無善便是惡未有於善惡之間中立者友人猶未首

肯予曰凡人行事能合天心方謂之善試思天生烝

民時不知於幾十百人之中方始得一小賢又不知

於幾千萬人之中方始得一大賢此大賢小賢者大之有君師之責小之有贊襄之任故才過百人者鼓舞百人便能使百人為善才過千萬人者鼓舞千萬人便能使千萬人為善若此大賢小賢只平平常常度日不肯勉勵自己又不肯勉勵他人小小因循便不知擔誤了幾千萬人工夫埋沒了幾千萬人心性豈不是大惡友人乃大有省

學不論天資敏鈍氣質粗細只有真氣剛氣者便可入

道惟容氣世俗氣重者斷不可入道
人無志於為聖賢則已苟有志於為聖賢則必求當世
之能為聖賢者而師之盖讀書攷古雖師資中一事
然初學之人胸中尚無把握恐未知所決擇朱子訓
學字謂效先覺之所為前輩能為聖賢之人即先覺
也其學問中功夫次第旣身歷過一番必有一番親
切處從而問之師之則彼之親切處即我之親切處
矣學記云善學者師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師勞而功

半我亦曰善師者學逸而功倍不善師者學勞而功半

不由師傳默契道妙者生知安行之人也外此則無不由學學無不由師三代以前無論矣有宋諸儒惟濂溪為不由師傳餘如程朱諸大儒皆由師傳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孟子謂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愚謂遇文王而能興亦豪傑矣後世即使明明有一文王在前而震之不醒扶之不起甚且有并惡其震

之扶之者此豈獨在下愚一等人哉聰明才智為尤甚耳

人欲學道必先虛心能虛心然後能求師韓文公曰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先乎吾吾亦從而師之師之所在以道不以齒孔門七十子之中顏路少孔子六歲伊川遊太學呂希哲與伊川隣齋首以師禮事焉從吾道人董蘿石長於陽明不惜北面必如是而後謂之學道學道

求師而猶論及年齒貴賤則是一片世俗心矣何由得道

今世師浮屠氏更不論年齒貴賤獨於吾儒則介介然終不肯渾化有一二渾化者則詫以為盛事亦見理未明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者果能虛心豈特三人即一言一事之接亦必有我師知此則學道之事思過半矣

今世俗之所謂師大抵皆舉業之師也然不惜降心相

從而師之尊之曰我功名在是也且不特舉業即一
技一能亦不惜降心相從而師之尊之曰我衣食在
是也至於道德之師則身心性命之所係而置之若
罔聞知夫衣食功名與身心性命孰緩孰急而世且
急其所緩緩其所急盖直以身心性命為迂而不切
故耳不知學問不講則雖有衣食功名而不能享即
能享之而塊然無異於木石試一切屏去物欲清夜
自思果孰緩孰急哉

師道之賤自不講學始蓋不講學則人品不立人品不立則自知不足以為人師凡事茍且人亦從而茍且之師道自此大壞矣師道壞則無賢子弟無賢子弟則後來師道愈壞敝敝相承吾不知其何所流極也今之所謂鄉先生即古鄉大夫也鄉大夫進則治事王朝退則主教一鄉故鄉先生即一鄉之師表也吾輩事鄉先生即當以事師長之禮事之然事之者亦事其道德耳非樂其勢分也乃世俗狷介之士往往視

鄉先生若浼而樂於親近者則又多諂媚之流為兩失之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又曰事其大夫之賢者誠吾黨所當奉為法則者乎

或曰取友甚難近時士風日薄博奕飲酒所在皆然安所得良友而取之予曰不然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能為端人則取友必端是友以類合者也今天下博奕飲酒之友比比皆是而不至於子之門者是子未嘗好博奕飲

酒也天下道德仁義仁義之友亦甚不乏而不至於子之門是子未嘗好道德仁義也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未有無朋者然小人之朋必無可樂即或一時膠漆意氣如雲然見利必爭見害必避凶終隙末比比有之矣必同學聖賢之人其相契在性情不在意氣故可樂

吾友江虞九曰人在母腹中是一層胞胎至十五六讀書遇師友時又是一層胞胎若此處少差便另換却

一個人物不可不慎此言誠然愚以為師之力雖大然嚴而不親令人家從師多不過二三年師善固不能大為轉移即師不善亦不至終身為累惟友則親暱狎近氣習易為漸染茍一相得遂至終身膠漆初出門時最不可不慎

天下惟朋友一途最寛不得於此則得於彼不得於一鄉則得於一國不得於一國則得於天下不得於天下則得於古人惟吾所取之耳

立志與取友相表裏能立志然後能取友能取友益見其能立志故其人而無畏友者吾悲其志矣

少無共學共遊之朋則老必無同心同德之友平居無講道論德之契則臨難必無托妻寄子之人

古人稱求友求字最好非有一番欣慕愛樂之意雖有良朋恐未必至即至亦未必可得而交也

人患不求友不求友則真友不至而吾之學問不日益矣又患過求友過求友則偽友至而吾之學問且日

損矣毋過毋不及識其真辨其偽是則存乎學問哉友不必才德全備者然後與之友即其人有一長可取者亦當與之友所謂節取是也益者三友一章便是榜樣

識得三人皆我師之意亦何人不可友但初學非所及爾

居敬類

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

敬如日月在胸萬物無不畢照

敬字是從前千聖千賢道過語舉示學者正如看積年舊物塵垢滿面誰肯當真理會須要看得此字簇新方有進步然不是實實用工實有一番見地此箇字又安得簇新也

問程子主一為敬之謂倘一心在好色一心在好貨上

亦謂之敬耶曰須知主一一字即精一一字

程子以主一無適為敬朱子曰如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着衣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其義精矣或有非之曰假如好色一心好色好貨一心好貨成甚主敬只是主一箇理夫朱子之言亦謂讀書着衣之時主讀書着衣之理耳不然豈特好貨好色不可言主一即讀書而讀非聖之書着衣而着奇衺之服又可言主一乎然朱子之言雖主於理而言下未曾說出恐

初學者認差此特為拈出於朱子之言亦不為無助

但當申明朱子之說而不當闢朱子之說耳

主一無適有二義猶止至善之必至不遷

持敬須是頭容直若頭容一直則四體自入規矩

持敬須有從容不迫的氣象

問冗雜匆忙之時持敬工夫如何曰事雖冗雜而吾心不雜外雖匆忙而吾心不忙勿以煩劇難理而起厭倦之思勿以應務有餘而有矜喜之色如此庶可以

言敬矣

羅整菴曰主敬持敬為初學之士言之可也若論細密工夫着一主持二字便心有所繫欲其周流無滯良亦難矣此真確有體認之言予初做工夫時用力居敬或坐或卧或行路或應接雖覺得有把握然常如有一物在胸中或一面應接一面仍持一敬字或貪持一敬字應接之際反或踈脫此正整菴所謂心有所繫也久之覺得工夫兩岐只此便非主一無適乃

任所遇之自然只時時提掇此心認清天理一邉做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與整菴之說正合予自丁丑記考德録即日書敬不敬於册以考驗進退卯辰間以所考猶疎乃更為一法大約一日之中以十分為率敬一則怠九怠一則敬九時刻點檢頗少滲漏

人心多邪思妄想只是忘却一敬字敬字一到正如太陽當頭羣妖百怪迸散無迹

人當拘簡時極不適意然心却安當放恣時極適意然

心却不安只此便是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之証

用敬字工夫最忌板腐板則易苦腐則易厭聖賢工夫嘗是活潑潑地所謂恭而安也

先儒論敬謂主一無適主一無適中須是虛明四映乃得因董看春米偶會及此

主敬須從畏處做到樂處畏者禮之實也樂者樂之情也立於禮成於樂不過始終教人成一敬字

誠意敬也毋自欺畏也自慊樂也

人須是時時把此心對越上帝

每念及上帝臨汝無二爾心便覺得百骸之中自然震悚更無一事一念可以縱逸

天即理心即天要知得心與天與理無二處方是真敬不然猶只是禍福恐動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識得此意不特闇室屋漏即閨門床笫之際俱有個天在

能敬天方能與天合德

人心中過不去處即不可對天處可以對天處即人心中過得去處只此便是天人一理

人能無念不可對天覺得鬼神禍福之念不惟不生恐動且覺自有親切處蓋與天地合德者即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天地間無一事一物非理即無一事一物非天

先儒有言天即理也予曰理即天也識得此意敬字工

夫方透

能讀西銘方識得敬天分量能踐西銘方盡得敬天分量人能有所畏便是敬天根脚小人只是不畏天命不畏天命便無忌憚便終身無入道之望

讀四書五經古人無時無事不言天孔子言知我其天天生德於予獲罪於天孟子言知天事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春秋言天命天討禮稱天則至於易詩書三經則言天甚多又有不可枚舉者皆說得鄭重嚴

容使人有震動恪恭之意故古人之學不期敬而自敬令人多不識天字只說敬字學者許多昏憒偷惰之心如何得震醒

舜光問敬字工夫未進予曰汝看頭上是甚麼前後左右是甚麼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處可容吾不敬

古人言敬多兼天說如敬天之怒敬天之威予畏上帝不敢不敬之類臨之以天故人不期敬而自敬工夫

直是警策令人不然天自天敬自敬又曰天即理也是把天字亦說得平常矣此為上等人說則可為中下人說便無忌憚不能作其恭敬之氣子瞻所以欲打破敬字也若如古人說敬天子瞻能打破天字否予自幼習聞心法二字從未理會以為心有何法自丁丑春用力於隨時精察覺得心思細密或行路或閒坐或飲食或就寢四書五經如人從耳邊說者隨時隨地滚滚不絕一日偶想到曾子學問恍然有得曾

子平日只是做日省功夫後來悟着一貫亦只是日省工夫做到透處日省工夫即所謂隨事精察也即所謂格物致知也日省而至於一貫即格致而豁然貫通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要之徹始徹終只一敬字由是上追堯舜下追程朱皆以敬字按之無不同條共貫更按之愚夫愚婦此心此理無不同惜乎有其心而無其法也乃知心法二字洵非虛語

居敬窮理四字是學者學聖人第一功夫徹上徹下徹首徹尾總只此四字

四箇字是居敬窮理一箇字是敬

居敬窮理四字十分分析不得居敬時固要敬窮理時亦要敬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玩一志字便想見居敬的意思玩一學字便想見窮理意思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即大居敬而貴窮理

虞廷十六字心傳此居敬窮理之祖

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程子亦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古人以居敬為力行窮理為致知者畢竟敬字該得行字行字當不得敬字須把居敬作主下面却致知力行一齊並進方有頭緒文公本傳云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本此方是千聖千賢入門正法

或問格致工夫即居敬窮理否曰致知工夫只心為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心為嚴師即居敬隨事精察即窮理

心從靜裏得功向動中求

居敬工夫予得力一天字窮理工夫予得力理一分殊四字

或問儀以宗旨儀應之曰實無宗旨昔朱子人問以宗旨朱子曰某無宗旨但只教人隨分讀書愚亦曰儀

無宗旨但只教人真心做聖賢

入門工夫更無別法只真心學聖賢便是果能真心學聖賢則古人書冊中言語句句可以入門眼前語默動靜事事可以入門不能真心學聖賢則似嬾婦人向人乞針線雖乞得亦無用處

有友人問儀以入門工夫者儀曰兄自十五入大學時孔孟程朱已日日向兄說工夫矣兄不信孔孟程朱却向這裏尋討儀亦無可對兄說

友人問入門工夫儀曰只在這所在這時候做去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孔子入門工夫博文約禮是顔子入門工夫日省是曾子入門工夫戒懼慎獨是子思入門工夫集義是孟子入門工夫他如周子之主靜張子之萬物一體程朱之居敬窮理胡安定之經義治事陸象山之立志辨義利有明薛文清胡餘干之主敬湛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陳白沙之自然養氣王陽明之致良知皆所謂入門工夫皆可以至於

道學者不向自心証取而輒欲問之他人豈所謂實下工夫者乎

道是人所共由入門則其所獨喻而獨得者故先輩往往喜持以示人譬如飲食人所共嗜而其間又有性之所獨好者曾晳嗜羊棗屈到嗜芰可也舉以示人人未必知而必欲舍其所嗜而問人之嗜亦未為知味者矣

入門道路雖殊總之只在這裏問在何處曰只大學便

是問如何曰孔子志學志於大學也顔之博文約禮曾之日省思之戒懼慎獨孟之集義不過是格致誠正修功夫其他宋明諸儒亦是如此然要之緊要處又只止此二字問何如曰格致二字若非格致則行不著習不察安知此語之可以入門安知此語之可以為宗旨故後來諸儒紛紛談入門談宗旨而不知格致二字為總貫入門宗旨也會及此可不辨入門宗旨亦可不問入門宗旨

或問居敬窮理四字是吾子宗旨否予曰儀亦不敢以此四字為宗旨但做來做去覺得此四字為貫串周匝有根脚有進步千聖千賢道理總不出此然亦是下手做工夫得力後方始覺得非着意以此四字為入門也入門之法只真心學聖賢耳

窮理格致之註脚也居敬格致之本原也總之不出此四字也

予初起手得力一仁字後来又得力敬字天字理一分

殊人心道心一貫性善太極人極諸如此類皆可立

宗旨然不欲立者恐舉一而廢百也

思辨録輯要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錄輯要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蕭文鉦

思辨録輯要卷三

太倉陸世儀撰

格致類

問如何為格致曰隨事精察無事時如何曰隨時精察

格致只在八條目天下國家身心意皆物也思所以平之治之齊之修之正之誠之皆格也得其理而觸處洞然則致知也

有一事一物之格致有徹首徹尾之格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一事一物之格致也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此徹首徹尾之格致也一事一物之格致即隨事精察工夫徹首徹尾之格致即一貫工夫

格致只是辨天理人欲天理人欲只是是非兩字是便是天理非便是人欲

凡格物須從身心性命三綱五常日用飲食切近的格

去格之既久其餘萬事萬物自然貫通不可先於一草一木上理會

天下之理皆吾心之理故格天下之物即所以致吾心之知非求之於外也

凡格物看道理不可好出己見亦不可專依古人所見須虛心定氣公公平平一循天理格去自然有得

凡事物到面前只看外一層便是玩物喪志能看裏一層便是格物致知

古語有玩物喪志玩物適情玩心高明三語玩物喪志其最下者矣玩物適情其賢者之事乎至於玩心高明則非大賢以上不能知此者其庶幾乎

玩心高明與格物窮理不同格物窮理是徹上徹下語自下學以至聖人起首究竟工夫總在裏面玩心高明是格物窮理之極功非大賢以上未易語此也

格事理易格物理難然欲格物理却只在事理上猛下工夫事理透則物理亦透矣先儒有做格物工夫却

先於一草一木上用力者只起念便與身心隔涉安能入聖賢堂奥此陽明庭前竹樹之説予所以謂其認錯

非玩心高明之人不能格物理子思鳶飛魚躍周子盆魚張子驢鳴此便是格物理榜樣

物理亦有易格者事理亦有難格者若論其大槩始從事理入則切乎身心繼從物理觀則察乎天地要之物理既得則事理益精其功實交相養互相發不得

强分難易先後也

能觀物理便見得虛空劈塞都無空隙處

問知在吾心如何却求之物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羅整菴曰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其言

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

而通且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

犬羊人性之辨莫非物也於此精思而有得則凡備

於我者皆可得而盡通其言雖是然愚以為格物之

法必由近以及逺由粗以及精由身心以及家國天下由日用飲食以至天地萬物漸造漸進乃至豁然夫然後天下物我内外本末幽明死生鬼神晝夜皆可一以貫之而無疑不然未能切身理會而遽欲求之鳶魚犬牛之際吾恐學者不入學究一途却又入禪宗看話頭叅竹篦子一路

予自丙子冬作格致編丁丑春初用力於斯道甚鋭忽夜夢與一僧論儒釋僧曰我所格者心汝所格者物

也予應曰若格了便不是物覺後念此言頗似警策

今讀整菴書亦有物格則無物之論可謂妙合

長源兄言知人之明不可學予曰大學格物二字是如何觧曰註訓事物曰固然然物字訣得廣須合事物器物人物看知人之明即在格物中如何不可學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即理也明乎知人即

在窮理

盛聖傳問窮理集義俱屬學者積累工夫二者孰先彼

此分别又何如曰窮理是求道工夫集義是據德工夫窮理然後能集義

人欲中天理易見天理中人欲難知問天理如何有人欲曰善勞是天理伐興施是天理中人欲也

許舜光問格致之說朱註似屬支離不若陽明直截曰朱註說格物只是窮理二字陽明說格物便多端今傳習録所載有以格其非心為說者有仍朱子之舊者至於致知則增一良字以為一貫之道盡在是

緣陽明把致知二字竟作明明德三字看不知明明德工夫合格致誠正修俱在裏面致知只是明德一端如何可混且說個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該括不如窮理穩當問何為曰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故窮理二字該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該不得窮理

陽明有言少與友人為朱子格物之學指庭前竹樹同格深思至病卒不能格因嘆聖人決不可學格物決不可為予曰此禪家參竹篦子之法非文公格物之說也陽明自錯乃以尤朱子何耶

純男問張華博物一種學問亦可稱格物否曰格物是格其理博物是識其物內外之别截然不同若夫觀河圖而畫卦觀洛書而演疇則直於一物之中識天地之全理斯真格物之極功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斯

余嘗言格事理易格物理難河圖洛書此格物理也然亦無難者只要識得天地陰陽奇偶之數分明透徹則盡天地間之物皆可演疇畫卦不必河圖洛書也問天地間之物皆可演疇畫卦恐未必然天地間只有此理理無形見之於象有象則有數有數則聖人皆可因之以求理矣聞昔某狀元作烈帝神籤訣無從着想每日出門遇一人見一物則作一訣後來無不靈驗豈非凡物俱可演疇畫卦乎

武箴問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説以為隨事討論則精神易敝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如何曰隨事討論亦是心去討論至曰心明則無不照所照者何物亦即隨事精察也先儒論道雖各持一論要之實相通貫其彼此交譏者未免有勝心也問程子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説如何曰草木陰陽五行之所生陰陽五行不可見而草木則可見故察其色嘗其味究其開落死生之所由則草木之理皆可得本草所

載月令所記皆聖人窮理之一端也要之此皆聖人心體潔淨知識通明觸處洞然故能如此今人為情欲聲利所汨沒心體窒塞即萬物當前往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何能格物

亦史問温公扞禦外物之説朱子非之以為外物而可禦則是絶父子而後可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知仁敬又曰閉口枵腹然後可得飲食之正絶滅種類然後可全夫婦之别是否曰温公扞禦外物之説固非

文公駁之亦過溫公之意不過謂扞禦物欲物欲既去則知見自能通明耳此言於學者亦大有益但格物二字是大學入門最初工夫古者十五入大學十五之時尚屬幼小於物欲未必深染且知識尚未開不教之以如何為理如何為欲彼安知所謂物欲者而去之況物欲既去則直可謂之修身矣如何纔能致知故扞禦之訓與朓染物欲之人言未必不為無補而實非大學格物之正訓故不可據以為說耳若

還如文公之言則温公不惟得罪聖門且毫無義理
矣其言得無大過
問王心齋語録以格物為格眼之格如何曰凡人論理
切不可好奇一好奇則入於異端矣
舅徵問知是天良如何却用人力去致曰知者天資致
者學問天資先天之事學問後天之事總之皆天也
致以天不致以人看一致字便有尋向上去的意思
所謂上達也上達便是天道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蓋知覺運動初無少異其所以異者人能致禽獸不能致耳學者豈可輕看一致字

問人與禽獸之知初無少異乎曰此亦不同禽獸只有血氣之知無義理之知人之所欲致者正致其義理之知耳若不致其義理之知則此知全向血氣上去與禽獸又何分別

東堂問人性皆善則知亦皆善此何用致曰人性皆善

其不善者氣禀物欲也人知皆善其不善者亦氣禀物欲也致則矯其氣禀之偏去其物欲之蔽

瀛來問人能致知則皆可至於聖人然否曰知不同致亦不同知有生知有學知有困知則致亦有此三等生知之為聖人無疑也學知至於聖人亦不難為困知則氣禀拘蔽非百倍其功不能至聖人地位

問古來聖賢從未有從困知入者曰如曾子之類是也夫子嘗言參也魯則曾子之氣禀可知矣而竟以魯

得之此即是從困知入又我朝羅整菴四十聞道自
謂困知作困知記亦是一証
問世俗有極愚濁之人亦屬困知此等可入道否曰知
有等級則道亦有淺深茍有一隙之明亦道也然氣
禀既雜終是為天所限譬如黄銅鏡子即大加刮摩
之功畢竟與青銅古鏡不同但不可謂之無明耳
見道之資與世俗聰明之資煞是不同每見有等極會
讀書極會作文者語之以道則茫然不曉而市井負

販反有點頭會意者則知入道別有根氣非世俗聰明之人所能彷彿也

聰明中天資有近道不近道愚魯中天資亦有近道不近道

人知識自十五以後日開一日古人知其然故令人十五入大學使之知識一歸於正若此時不聞大學之道便有邪知識入於胸中如油入麵不可復療矣今人不知自已為邪知識所壞一聞大學之道反羣起

而鶩恠嘲誚何由入聖賢之域哉

問孟子言不學不慮為良知良能何用窮理始能致知

曰不學不慮此言孝弟為最初之心也究竟只孝弟

二字便不可不窮理即如曾子之受杖申生之殺身

豈非發於不學不慮之良然畢竟少箇學慮在

致知須連上文誠意看欲誠其意而致知則所致者皆

本然之良知矣不然便是聖人教人使乖

知是心上一點竅只要識箇端緒擴充推廣正如火然

泉達可以彌於六合

人心之靈不可泯孰為善孰為惡豈不自知只瞞却本心便一向胡行亂做致知只不昧本心而已

王新建於致知之中增一良字極有功於後學盖恐人以世俗乖巧為知也然亦是要單提此語作話頭故耳若連上文誠意讀下知豈有不良者乎

儀臣兄問帝王格致之學何如曰帝王格致以知人為大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

得禹臯陶為已憂是也又問卿大夫格致之學何如曰卿大夫格致亦以知人為大女得人焉爾乎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是也盖士庶人之學無所借資須自銖積寸累又所及者小故不妨隨事精察若帝王卿大夫則天下國家之事皆其事矣若必獨斷獨行身親細務則是始皇之衡石程書王安石之制置三司條例也豈所謂帝王卿大夫之格致乎石隱凡問卿大夫之學在知人不必言矣若帝王生於

深宫之中未嘗為學何由遂能知人曰欲知人亦須早豫教御經筵尊師重傅敬天法祖亦是從小學大學立志居敬中來至敬天二字尤為喫緊蓋能敬天則時時有上帝臨汝之念理欲之界截然分明接見群臣之時自能别其忠佞矣

孜實問格致工夫若從人倫日用上體認天理人欲此亦易辨即如此桌是亦物也却何處辨他天理人欲曰此桌面平足正上可安物下可置地上此天理也

不然足反居上面反居下則非天理矣曰雖非天理亦未見得是人欲曰人欲只是與天理相反須活看不循天理而從巳之意見是即人欲也

長源兄問格致之義必以讀書窮理為主則愚夫愚婦不能讀書者此道遂不可臻耶然則中庸所謂與知與能者又作何觧曰格致之義原為十五入大學者訓也故以讀書窮理為主况讀書二字或不能槩之愚夫愚婦若夫此心此理雖愚夫愚婦亦無不同窮

理二字何不可訓

予少讀朱註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竊疑格訓至物訓事則格物當為至事乃於至字上又轉出窮字事字上又轉出理字似屬支離及後讀隨事精察之言不勝恍然乃知格即精察也物即隨事也知隨事精察之為格物則窮至事物之理不嫌其為支離矣

問禪家最喜言悟理學家多不喜言悟間有喜言悟者

如宋時陸象山楊慈湖我明陳白沙王陽明儒者又
詆為禪學畢竟悟字境界是有是無曰悟字境界安
可謂無凡體驗有得處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喚做悟
喚做物格知至古人把此箇境界看得平常禪家却
於此喚箇悟字悟者如醉方醒如夢方覺字義儘是
警策但儒者悟後只自平常禪家便把悟作希奇道
路又儒之所悟者實禪之所悟者虛所以悟者不同
其實悟之境界則未嘗無也象山諸公學術近禪只

為矜這一箇悟字

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斷悟頭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擊不已火光始現然得火不難得火之後須承之以艾繼之以油然後火可以不滅得悟亦不難得悟之後須繼之以躬行深之以學問然後悟可以常繼不然而動稱忽然有悟言下不省此正如擊石見火旋見旋滅耳安足尚乎

悟到時心體最妙最樂覺得眼前天地分外分明另是

一種境界真有不知手舞足蹈者予丙子始悟得仁字時正在困窮拂鬱之極處清夜獨立呼天自明此時人境俱絶忽覺得天心一點獨與吾心烱然相照因念人心即天理天理即人心只此便是仁字求仁得仁吾又何憾平生時憂愁憤懣困苦不平之氣不知何往是後只認着仁字做去不論人知與不知諒與不諒此心無刻不泰然自適無向日不平之意又丁丑悟得敬字為心法時正行到州治西邊土牆缺

處時敬字工夫下手已二月餘但未得親切透徹忽此際豁然貫通覺得上至天下至地前至古後至今大至陰陽鬼神細則一物一事無一不是敬字貫通千聖心法一時俱見不覺手舞足蹈胸臆之間如撤墻壁天地間更有甚妙處樂處則知禪家言悟未嘗無此境界但虛實邪正有不同耳

予悟得敬字為心法時見得滿街人都只是這箇心這箇心都可以做聖人却人人不能做聖人只為少這

箇心法在此時何止手舞足蹈舉止動作真如在春風中也

未悟時窮理與既悟時觀理煞是不同未悟時窮理如初次走路東西南北俱要仔細尋問既悟時觀理只是信步行去山川風月俱入胸懷自是十分自在也

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縁於學不學則無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故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亦曰心之官

則思古來聖賢未有不重思者思只是窮理二字

或曰思便是强探力索曰所以惡夫强探力索者謂其矯揉穿鑿也若據理精思久之自然有得正古人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豈得以為强探力索而不思乎其有不得者仰而思之又如何觧

思如炊火悟到時如火候炊火可以着力火候着力不得只久久純熟待其自至然炊火亦有法火力斷續則難於熟此孟子之所謂忘也火力太猛則易至焦

敗此孟子之所謂助長也勿助勿忘此中自有箇妙處在

惟上智與下愚無悟上智非無悟不用悟也誠者天之道也堯舜性之也下愚亦非無悟不欲悟也自暴自棄也牿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也

令人之悟與古人之悟不同古人有教有養從幼自天理中養出偶然違背不久反正正如離家未久之人還家固其常耳今人教養俱無從幼便失落父母忽

地望見家鄉如何不教人手舞足蹈

聖賢悟後喜與人說其悟與天下共之故其樂也不過吟風弄月手舞足蹈而已禪家悟後不喜與人說其悟則一已秘之故其樂也至於猖狂跳躍棒喝訶罵無所不至自明眼視之總謂之捻怍要之即果然大悟亦何至如此然禪家亦有不得不然者他所悟自不可對人說所謂我說與汝汝却罵我也

五經四書皆無悟字非聖賢無悟亦非聖賢不用悟凡

言覺者皆悟也又言知言喻亦皆悟類也但言覺言知言喻理甚平常禪家換箇悟字便有飾智驚愚的意思

問濂溪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豈亦所謂悟耶曰豈特周子程朱之學無日不教人窮理窮理有得即是悟也其實只是個物格知至

朱子補格致傳有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

無不明矣是說這箇境界

有友人問儒門有悟法否曰安得無悟曰何謂悟曰子能一旦覺其前日之非而奮然就今日之是即謂之悟矣曰悟若是易乎曰悟安得易子試思前日非處何在今日是處何在友人不悟予曰未也知其非矣何以行其非知其是矣何以去其是能如此則悟不能如此則不悟友人復不悟予曰然則悟終不易

思辨録輯要卷三